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三八號

據清·陳霖纂  
光緒三十年刊本  
影印

江蘇省

# 金陵通傳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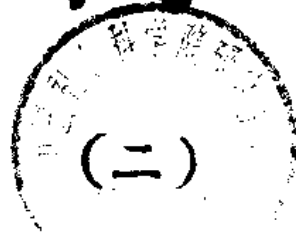
\*10096465\*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二八號

據清·陳霖纂  
清·光緒三十年刊本  
影印

江蘇省

# 金陵通傳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6466\*

金 血 十

陵 補 司

通 贖 欠

傳 卯 養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光緒甲辰年  
瑞華館棊印

序

通傳者傳金陵也傳金陵何以云通也其事其人通乎金陵其義則可通之天下也天下大矣天下之人才眾矣憑一人之見聞而欲上下千古悉歸吾載筆而垂之無窮於戲此豈易事哉雖然天下者一鄉一國之所積也而一鄉一國者實人才之所由生也第卽吾所生之鄉與國網羅而表彰之俾父母之邦皆有所矜式則本源之地得所以自盡者備於斯矣天下之鄉與國若皆能援斯傳之用心而各有所作焉萃而成書固甚盛事此通傳之所以爲通也夫紀述之通義惟良史爲然有金陵君子陳兩生者不得爲史官力不足以大徵文獻而通傳之作則皆史例矣人與事各從其類合傳例也門第相及世家例也年代遞次立表例也每卷摺以定評論贊例也凡所始終皆斷自可據者是又信史之義矣然以是云通猶文字末耳若夫矜式鄉國其父兄有所以爲教其子弟有所以爲法則風俗厚而倫紀修矣放而準之四海風俗無不厚倫紀無不修而天下大同矣斯通之極致也易國推而行之存乎通作者之意蓋本諸此

夫襄陽傳耆舊或略門第皇甫謐傳高士乃無薦紳惟於越先賢傳似完美矣而於類記附見諸例猶闕如焉雨生獨通之以史法故立體也約而爲用也傳其所別白也嚴而其所取善也寬寬則易勸嚴則不誣約則綱舉而目張博則事詳而辭核是傳也夫豈非吾郡之盛事而豈惟吾郡之盛事哉金陵爲帝王都其鎮則有鍾阜之雄秀其大江環之則有揚子之浩蕩山水有靈人才斯毓通傳一編或遂以是當之吾竊曰不然何地無六山水不生人才惟無匯而存之則湮沒而淆雜者何可勝道而雨生超然遠矣

光緒二十有六年庚子孟秋溧水濮文暹謹敘

凡例

史記有世家班范以下皆無之而時寓世家於列傳中李延壽南北史於崔盧王謝諸族皆詳敘始末昭穆瞭然大有裨於譜學矧金陵大郡六朝世裔往往而有至明代勳衛譜牒蒐訪尚多可攷類而敘之亦故家喬木之思也今略依南北史之例輯爲通傳以朝爲次其苗裔卽附其下不以某代爲斷其餘則各據時之前後擇事跡相近者彙爲一卷

江甯七屬句溧最古元甯次之以秣陵建業丹陽爲濫觴高淳則割二溧而成縣者也六合與眞州錯壤江浦爲烏江所分古今革沿方隅界限詳加考定籍貫斯明意爲遷就則吾豈敢

金陵爲人文淵藪甄錄諸書以廿四史爲主而景定至正二志輔之路氏帝里人文略朱氏詩匯姓氏錄亦一大宗也其餘府縣各志以及大家譜牒下逮稗官小說皆不敢遺竭三十年之力塵乃告成徵文考獻或有取焉

范書列傳人以類分論斷之言卽隨其後不必俟一卷之終也是篇略仿其格



式僭加品題而冊數乃由此以判云

郡邑人物采擇貴寬其有一節可傳不敷立傳者則仿明史之例附他人傳中亦取以事類敘之意而表又所以輔傳也

金陵山水之鄉名賢多愛而居之是卷不載寓賢必定居再世生長斯土者始爲甄入至自郡他徙者亦俟其子孫除去本籍始不載若夫六朝僑縣明代勳衛聚族而居義同土著合附斯篇

閩秀方外苟有卓至之行卽隨時代先後依類附載傳中不復別標子目多爲之名以歸簡要

是書采擇旣多譌謬難免或族姓誤聯或昭穆系序或同名而紀述互舛或一事而傳聞異辭千慮之失閱者諒之

金陵通傳卷一目錄

第一册

伍尙 江上漁父 溧水女子 專諸

第二册

抗徐 張磐 陶謙 甘公 芮祉 子良 何洪等 玄

第三册

唐固 刁玄 辭學 子兼 紀陟 子瞻

第四册

陶璜 子威 從子回 王鑒 甘阜 張蜀 王諒 樂道融

第五册

葛洪 先世祚 從父玄 許邁 父副 弟謚等 從父朝



金陵通傳卷一

江甯陳作霖伯雨纂述

伍尙江上漁父溧水女子專諸傳第一

伍尙楚人也食采於棠世謂之棠君

棠當今六合

大父舉相靈王以邑氏亦曰椒舉

椒今全椒與棠近故定伍氏爲江北人

父奢爲太子傅平王信讒將殺太子召奢考問之奢曰王

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王怒囚奢太子出奔宋費無忌言於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爲質而召之王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尙少曰胥尙爲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必來胥爲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執剛守戾蒙垢受恥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王不聽卽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召子尙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楚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進奢爲國相封二子爲侯尙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思見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尙曰父繫三年中心忉怛食不甘味嘗苦饑渴畫

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  
賞賜封二子爲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尙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爲侯  
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尙且安坐爲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  
已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尙曰豈貪於  
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尙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  
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尙曰父子之愛恩性中出微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  
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讐不除恥辱日大尙從是往我從是決尙泣  
曰吾之生也爲世所笑不能報讐畢爲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  
可復也吾如得還是天祐之其遂沈埋亦吾所喜子胥曰尙且行矣吾去不顧  
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尙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  
不及奮問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尙至楚就父俱戮於市子胥奔宋  
從楚太子遂適鄭太子與晉謀襲鄭鄭殺楚太子子胥還奔吳過楚境至昭關  
楚購亡人急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而遇漁父焉

昭關當今和州境內  
江必江浦之烏江

漁父江上隱君子也常乘船沂水而上子胥遇之呼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歌曰日月昭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卽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溇之津子胥旣渡漁父視之有饑色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百頃漁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盞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者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饑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食畢子胥乃解百金之劍與之曰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亡人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我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旣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盞漿無令其露漁父曰諾子胥行

數步顧視漁父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未至吳而疾中道乞食過溧水而遇女子

溧水女子貞信人也擊綿於瀨上筐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何嫌哉女子知非常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盎漿無令其露女子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子胥至吳言伐楚之利於王僚公子光沮之子胥知光有內志欲殺王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

專諸棠邑人也子胥之亡楚如吳時遇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夫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問一女子之聲而折道豈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饑豈願惠者何言之鄙也夫屈一

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欲以爲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禮以爲上客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則光之父也次日餘祭次日餘昧次日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論斯義也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王僚十二年夏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光陽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



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毅爲上卿子胥卒相闔閭入楚復父之讐過漂水投金於淵以報女子之德

論曰伍尚奔死免父死得其正者也子胥志在復讐而瀕死獲濟漁父女子其俠烈之性固大異於負利忘恥者矣專諸以布衣而刺萬乘奮其矜陸之氣無所爲而爲壯則壯矣非孟子所謂死傷勇者耶

抗張陶芮傳第二

抗徐字伯徐丹陽人

卽今之小丹陽

生於漢桓帝時少爲郡佐史鄉邦稱其膽智初試

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烏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遷太山都尉盜賊望風奔亡三府表徐有將率之任特轉長沙太守桂陽賊胡蘭等三千人轉攻零陵徐發諸郡兵與中郎將度尚并勢討擊大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尙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於是長沙宿賊皆平徐尋卒官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時爲度尙所誣陷者有徐同郡張磐

張磐字子石以清白稱桓帝時爲交趾太守當胡蘭黨南走蒼梧磐逆擊之復入荊州度尙懼爲己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尙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尙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尙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尙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狀上詔書徵尙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見原磐乃出後位終廬江太守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諸塗見其容貌異而呼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卒妻之稍長好學爲諸生仕州郡舉茂才察孝廉拜尚書郎除盧令遷舒令張磐以同郡先輩爲廬江太守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與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爲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爲起回強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臧之謙委官而去會西羌寇邊征西將軍皇甫嵩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既而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擊殺之獻帝初平元年兗州牧曹操以父被殺歸罪於謙自將

來擊攻拔十餘城謙退守郟操糧盡引還興平元年復率兵至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陽青州刺史田楷與平原相劉備引兵來救適張邈叛操迎呂布操兵還擊布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備使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遂卒竺率州人迎備領徐州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芮祉字宣嗣丹陽人其先有鉅鹿太守強吳郡太守珍皆顯名於漢世祉從破虜將軍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爲九江太守轉吳郡所在有聲子良字文鸞隨討逆將軍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尋卒弟玄代領其兵玄字文表并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吳大帝爲太子登選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祉兄良咸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女爲登妃黃武五年玄卒大帝甚愍惜之時太子和妃父何遂亦丹楊句容人及後主繼卽位封舅洪爲永平侯蔣爲溧陽侯植爲宣成侯植後官至大司徒洪卒于邈嗣除武陵監軍爲晉兵所殺

論曰伯徐之勳成於度尙而子石因以受枉人臣處功名之際亦難言哉恭祖

剛直有大節當王路阻絕之時貢獻相繼酬以侯封宜矣宜嗣父子戮力霸朝非其倫也至何氏之侯以恩澤封則失之愈遠焉

唐刁辟紀傳第三

唐固字子正句容人父翔爲漢丹楊太守因家建業固修身積學講授常數十人孫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自張溫陸遜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年七十餘漢興重經術士儒者墨守解說多致大官固生當建安之末爲江左宗師著有公羊春秋傳注十三卷春秋古今會盟地圖一卷尤長於國語采摭所見因賈侍中爲主而損益之以爲注凡二十一卷後韋昭國語解多取其說云

刁玄丹楊人吳大帝時爲太子賓客甚見禮敬少帝太平二年宛陵侯基盜乘御馬少帝問罪於玄玄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願陛下哀原之少帝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以私親故當思所以釋此者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少帝曰解人不當爾耶乃赦宮中基以得免玄嘗以五官

中郎將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麻數事乃演其文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後主皓由此益驕世每以此病之後歸晉病卒薛瑩字道言丹楊人父綜本籍沛郡仕吳爲太子少傅遂家建業兄翊爲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卒瑩初爲祕府中書郎景帝卽位遷散騎中常侍後主初爲左執法轉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敕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磬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追論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華覈薦修國史召還爲左國史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吳亡入晉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子兼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五儁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

損取周而已進爵鄉侯拜丹楊太守元帝建武初轉尹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  
綜至兼三世傅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爲太常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  
宮時師傅下詔與太宰西陽王秉丞相王敦司空王導皆盡敬書疏禮儀一如  
東宮故事尋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屬王敦之亂朝廷多故不得議  
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駟蚤卒無後

紀陟字子上秣陵人吳少帝時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  
使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景帝初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  
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尋出爲豫章太守後主甘露元年以光祿大夫使魏至壽  
春州將王布示之馬射因問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  
及士大夫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旣至魏主見之使僮問曰來時吳主何如對  
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僚陪位御膳無恙已而相國司馬昭饗之百僚畢會使僮  
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何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  
莫不感義何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



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孰爲堅固對曰邊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止數處耳昭善之厚爲之禮久之乃遣還未幾卒子孚封都亭侯孚弟瞻

瞻字思遠少以方直知名晉平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尙書郎陸機策之瞻敷對詳瞻文多不載永康初州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其年除鄆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與周玘等共起義誅陳敏召拜尙書郎與諸名士同赴洛在塗論易太極顧榮爲之屈至徐州聞中上人亂裴良不進東海王越趣刺史裴盾以軍禮發遣眾大懼各解船棄車牛一日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琅邪王睿引爲安東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王嘗親臨瞻宅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據葛陂加揚威將軍征討都督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屯壽春敗勒弟虎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符收諸贗令者令已受拘瞻覺其詐破檻車出之尋遷丞相軍諮祭

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王不許瞻曰神器去晉於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圖受籙特天所授而欲守匹夫之諒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當誅宜以此屈已謝天下耳綱維大業惟理與當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所謂理也殿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願望宗室誰復與讓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蕪宗廟無主劉聰竊弄神器於西北殿下欲高讓於東南是揖讓而救火也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動者斬王爲改容及踐帝位拜瞻侍中轉尙書上疏諫爭多所匡益會久疾不堪朝謁乞免尋除尙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郗鑒在鄒山屢爲石勒所逼瞻以鑒有將相才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鑒卒爲名臣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與君善語復何讓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雖常疾病六軍敬憚之復加散騎常侍將討王敦帝使

謂瞻曰卿雖病爲朕臥護六軍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賜將士事平求退帝不許固辭不起就拜驃騎將軍常侍如故卽家爲府尋卒年七十二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鈔寫凡所著詩賦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有園池花木之勝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太常辭兼尙書閔鴻等臨終託後瞻悉營護有同骨肉少與陸機友善及機被誅瞻恤其家爲嫁息女資送比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亦先瞻卒

論曰子正經術爲漢儒殿名動公卿非無具也刁玄博洽迹近逢迎儒者鑒之薛紀二氏世濟其美文雅方正著於東南稽古之榮於茲益信

#### 陶王甘張王樂傳第四

陶璜字世英秣陵人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後主時交趾亂降晉晉南中監軍霍弋遣楊稷爲交趾太守與將軍毛昺董元自蜀出破吳軍於古城

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以璜爲蒼梧太守拒稷戰於分水璜敗保合浦威南將軍辟瑒怒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敗耳瑒欲引還瑒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瑒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從海道徑至交阯元拒之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才交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璜用間殺之遂圍交阯先是霍弋之遣稷等約百日不救而城沒者無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璜不受給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及稷糧盡然後納之復取交阯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謂曰南岸仰吾鐵絕弗與市必壞兵爲用器如此二年可一戰滅也脩從之果捷九真功曹李祚叛璜攻拔之旋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開置武平九德新昌三郡及九真屬國二十餘縣徵爲武昌都督交人乞留璜者千數乃遣還後主

既降晉手書遣其子融敕璜歸順璜涕泣送印綬詔復本職封宛陵侯改冠軍將軍時以吳平罷州郡兵璜上言交土荒裔斗絕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南郡去州海行千餘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帥范熊自稱爲王連接扶南朋黨相倚臣前後征討雖翦魁傑深山僻穴尙有逋竄臣所統七千餘人累年耗滅見存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自當卷甲銷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安樂好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五萬餘戶桂林不羈萬戶服從官役才五千餘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甯州嶺古接牒上游去交趾千六百里水陸互通勢相維繫州兵未宜省約以示單虛從之又請弛合浦朱珠之禁在州三十年恩威著於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私親弟濬吳鎮南大將軍荊州牧抗太子中庶子濬字恭之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至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璜子威晉蒼梧太守交州帳下督梁碩殺刺史顧壽迎威鎮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州自甚至

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當時榮之璜從子回

回抗之子也少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州別駕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亂與孔坦請先發制賊並出兵守江口庾亮不聽峻旣渡江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伏兵要之可一戰禽也又不聽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夜失道執郡人爲鄉導無復部分亮深悔之都城陷回還本縣收合得千餘人與溫嶠等併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事平論功封康樂伯時綱維廢弛王導以回有器幹擢北軍中候轉中護軍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東土饑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之將窺疆場如臣愚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一境獲全旣而下詔并敕會稽吳郡依回振卹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懼強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樊賊守之吾當避位以厭此譴回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遠佞而與桓景造膝樊賊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不許徙護軍將軍未拜卒年五十一諡曰威子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王鑿字茂高堂邑人父濬御史中丞鑿少以文筆著初爲晉琅邪國侍郎建興初杜弢未平鑿上牋勸王親征其略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明公當陽九之會負伊周之重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民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入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乏絕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民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鑿懼雲旗返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暮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去年以來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謂宜親臨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



力可得而宣能罷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  
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深溝高壘據要害之地六軍旣瞻戰士  
思奮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弼之頸固已鑱於麾下矣大舉役重守不可虛可  
委王導以蕭何之任昔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也征伐之役君必親之  
故齊桓免胄於召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漢高光武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震  
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馳騫四方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魏武旣定中國  
親征柳城揚輪盧龍之領頓轡重塞之表劉先主躬登漢山吳僞祖親泝長江  
歷觀古今撥亂之主未有高拱閒居不勞而濟者也今大弊之極劇於往代崇  
替之命係在一人欲使鑿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鑿未  
見其易也參軍熊遠以小醜不宜輕動乃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  
承興令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年四十一著有文集五卷弟濤字茂略  
有才筆歷著作郎無錫令所撰集五卷三國志評三卷濤子戡字庭堅亦官著  
作郎